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31

8278
31

門 日12
號 3276
卷 31

清儒學案卷六十七　天津徐世昌

味經學案

味經禮學網羅古今折衷眾說實竟朱子未竟之志萃畢生之精力亦由遭時得位又獲嚶鳴切磋之助四庫著錄稱其元元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饾飣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洵可謂體大思精者矣述味經學案

秦先生蕙田

秦蕙田字樹峰一字樹澧號味經金匱人祖松齡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左諭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進士由編修歷官禮科給事中從宜興湯氏之錡學著有困知

私記明儒語要泉南山人集雍正初因舊在貝子允禧邸授讀管邸事牽連罷職罰鍰鉅萬久繫於獄先生幼出爲季父易然後至是傾產救父未得釋乾隆丙辰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上疏陳情請革職効力以贖父罪高宗乃特赦之母憂歸服闋直上書房歷侍講庶子右通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丁父憂將屆服闋先命補原官調刑部侍郎擢工部尚書調刑部尚書協理算學館事務兼理樂部大臣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加太子太保乾隆二十九年以疾請罷命回籍養痾不開缺卒於途年六十三謚文恭先生少歷諸艱以孝行稱與同里顧棟高吳鼎吳鼐龔燦蔡德晉諸人爲讀經會登朝後退食則閉戶著書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歷佐禮部莞刑部皆以

經義治事其學尤深於禮自少與同志考訂辨正必求其是筆錄存之及官秩宗修會典於歷代沿革源流益深考究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增輯吉嘉賓軍四禮綱羅衆說成五禮通考凡爲類七十有五共二百六十二卷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圜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蓋因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也每事彙自來諸儒之說爲之疏通解駁又附歷代史志紀傳所載使後來者可以坐言起行書成方恪敏觀承見而好之同爲商訂故並列名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於言理略於言象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味經窩集二十

八卷參史傳　先正事略　祠　錫山
秦氏文鈔　四庫全書提要

五禮通考

自序

蕙田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爲詞章淹博之學塾師授之經循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歲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彝兄弟爲讀經之會相與謂三禮自秦漢諸儒抱殘守闕註疏雜入讖緯轇轕紛紜宋史載子朱子當日常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今觀所著經傳經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未足爲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部廻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

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牴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字一義輒集百氏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徑蓁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覆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哀然漸有成帙矣丙辰通籍供奉內廷見聞所及時加釐正乙丑簡佐秩宗奉命校閱禮書時方纂修會典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蕙田職業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皇山徐健庵先生通考規模義例俱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賓軍四禮尚屬缺如惜宸錫大年相繼殂謝乃與學士吳君尊彝陳舊篋置鈔胥發凡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

服闋後再歷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適同學桐山宜田領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郵籤往來多所啟發并促早爲卒業施之剖劂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元和宋君懿庭從而和之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徵實襄參校之役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爲門類七十有五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閱寒暑三十有八而年已六十矣顧以蕙田之譾陋遭遇聖明復理舊業以期無曠厥職而已至於朱子之規模遺意未知果有合焉否也是爲序

凡例

一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於周官大宗伯曰吉凶軍賓嘉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所以經緯天地宰制萬物大矣至矣自古禮散軼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其傳於今者惟儀禮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記一篇文多殘闕禮記四十九篇刪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禮閒有制度可考而純駁互見附以注疏及魏晉諸家人自爲說益用紛歧唐宋以來惟杜氏佑通典陳氏祥道禮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馬氏端臨文獻通考言禮頗詳今案通解所纂王朝邦國諸禮合三禮諸經傳記薈萃補輯規模精密第專錄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屬未成之書禮書詳于名物略于傳注通典通考雖網羅載籍兼收令典第五禮僅二書門類之一未克窮端竟委詳說反約朱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至近代崑山徐

氏乾學著讀禮通考一百三十卷古禮則倣經傳通解兼採眾說詳加折衷歷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爲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關經國善俗厥功甚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是書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吉禮如干卷嘉禮如干卷賓禮如干卷軍禮及凶禮之未備者如干卷而通解內之王朝禮別爲條目附于嘉禮合徐書而大宗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

一考制必從其朔法古貴知其意而議禮之家古稱聚訟權衡審度非可臆決徐本於經文缺略傳注糾紛之處必詳悉考訂定厥指歸茲特兼收異說并先儒辨論附于各條之後以備參稽或並存闕疑於治經之學不無補裨

一杜氏馬氏所載歷代史事大概專據志書而本紀列傳不加搜採然史家記事彼此互見且二十二史體例各殊有詳于志而不登紀傳者亦有散見紀傳而不登于志者舉一廢一不無掛漏又其採輯之法有時全載議論一事而辨析千言有時專提綱領千言而括成一語詳略不均指歸無據茲特徧採紀傳參校志書分次時代詳加考核凡諸議禮之文務使異同並載曲直具存庶幾後之考者以詳其本末

一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聖則經而賢則傳漢藝文志言禮者十三家洎及魏晉師傳弟受抱殘守闕厥功偉焉至宋元諸大儒出粹義微言元宗統會而議禮始有歸宿茲編考訂專以經傳爲權衡謹輯禮經源流列於首簡

一歷代禮典西京賈董昌言未遑制作東都銳意舉修多雜讖緯魏晉則僅傳儀注逮梁天監中五禮始有成書唐開元禮出

而五禮之文大備杜氏因之參輯舊聞作爲通典馬氏續加增廣纂入通考元明各有集禮及典章會典等書班孟堅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夫子亦曰百世可知述禮制因革

一吉禮爲五禮之冠記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唐虞伯夷典三禮周官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第兩郊七廟遺文缺徵儀禮所傳特牲少牢皆大夫士之祭故漢志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議剏識緯繁興康成雜入經注辨難滋起如天帝有六地祇爲二明堂之五室九室祈穀之建子建寅禘郊不分地祇莫別宗廟六祭淆于禘祫分年昭穆祧遷紊于兄弟繼序他如服冕牲牢樂舞器數歧說益紛幾千年間廢興創革往往莫之適從茲編於經傳搜集無遺冀以補綴萬一至先儒論說及累朝奏議亦廣爲採取較之通典通考詳略懸殊卷帙亦獨多於他禮

一大宗伯三禮馬氏通考以郊社宗廟統之三者亦各自爲敘然先農先蠶以人鬼而入郊社六宗四類又不能確指爲何神經傳通解增列百神一項究不如宗伯三禮爲統括今但以義類相從未敢强分名目

一儀禮十七篇依鄭注嘉禮居其七通典從開元禮以大射鄉射屬軍禮宋史仍屬嘉禮夫古者射以觀德貫革非所尚也今從鄭氏

一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是時天下封建故諸侯于天子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覜之禮諸侯鄰國亦相朝聘自罷侯置守無復古儀杜氏通典採摭古今分爲四條通志但存三條二王後一

則通考竟全刪去以藩國朝貢附見於朝儀今輯經文天子諸侯覲聘之禮以存古儀錄史傳藩國朝貢及遣使迎勞諸儀以昭近制而士庶人相見禮終焉

一儀禮闕軍禮周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曰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唐開元禮其儀二十有三通典綜爲九條今兼通考之例爲類一十有九

一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禮之別有五論語曰所重民食喪祭喪固凶禮一大端也已詳徐氏讀禮通考茲特以賑卹補其缺云

一經禮三百周官六職所掌大小戴記所載廣大悉賅通考將田賦選舉學校職官象緯封建輿地王禮各爲一門不入五禮而朱子經傳通解俱編入王朝禮最爲賅洽今祖述通解稍變體例附於嘉禮之內易曰嘉會足以合禮蓋言盛也

一五禮各門經文之後二十二史紀志列傳搜採頗廣今附通解王朝禮各類經則照五禮條目詳加考證史則第載沿革大端以備參考全文槩從摘略

一徐書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古禮今制靡弗該載是編六籍而外後世典章始于秦漢訖于前明洪惟我朝聖聖相承制度相明日新富有至于科條所頒敬切訓行高深莫贊蕙田叨佐秩宗疏陋是懼復理專門故業略識源流抑亦退食寢興無忘匪懈云爾

文集

經筵講義二篇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臣案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賢與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與去二者而已其始貴有鑑別之識灼然而不淆其繼加以剛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蓋賢與邪之判在心術而心術之辨在公私心術而果出於公歟其氣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體難進易退脅祿非所戀也矯枉過正時議所弗徇也潔己獨立而不藉聲援竭忠盡愚而不避艱險在大僚則以責難陳善爲恭而不以趨走承順爲敬在下位則以恪勤匪懈爲事而不以營求干謁爲心隱微幽獨之中但知有愛君奉國故曰公也如心術而或出於私其情狀必有掩飾閉藏之態其行已專以圓熟軟媚爲工始而患得終而患失脂韋諧俗而惟取模棱因循緘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資歷俸以至大僚則容悅固寵而全無建白儻或淹滯下僚則逢迎希

冀而不憚卑汙處心積慮第知有身家名位故曰私也公與私之辨彰彰如此而任之去之往往有未當者則貳與疑之過也夫賢者之事君也議事則據理而不事揣摩奉職則秉法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縱破成例而不顧如不可行縱違成命而不辭處唯唯諾諾之中獨有謇謇諤諤之概而奸邪之人惡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隱約以中傷之不曰沽名則曰賣直不曰歸過則曰攬權日浸月潤漸疏遠而不覺甚且有不原其大節而微疵小過指摘交加吏議亦隨其後者此從來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於朝廷之上皆貳之過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反以是爲戒苟同隨俗務爲彌縫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當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國計爲念其所輾轉躊躇者不曰拂上意則曰礙人情調停之外無他長承順之外無他術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貪營係戀而不去雖人主穆清之中時多鑒察然以其小心無過也則寬大以容之矣以其備位年久也則姑且以留之矣不知職事已爲之漸廢人心已爲之漸靡風俗已爲之漸偷紀綱已爲之漸弛而其人享有祿位方晏然自以爲得計此則疑之說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惟誠而已矣誠則不貳剛則不疑果能確知其賢而任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與之斷大事而不疑其擅與之圖密計而不患其私與之進退人材而不嫌其黨與之賞罰事權而不慮其專有所言而裁之以理無弗聽也有所行而規之以成無弗從也有所忤而曲量其心無弗恕也有所薦而明試以功無弗用也光明洞達表裏如一則眞意交孚融洽膠固雖欲稍自退諉而情有所不安稍爲欺隱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寖復有委靡觀望之習待人主之焦心勞思刖求挽回轉移之法哉至於陰邪之輩一有覺察則立加罷斥雖無大過亦勒令退居不使倖位以妨賢路如此則賢安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此以誠爲體以剛爲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治其存心豈復有不誠不剛而益顧以是諄諄進戒者實有見於誠之難盡而剛之未易足也是以大學釋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論用人則申言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之過卽勿貳勿疑之說也而歸本於愼獨然則欲任賢去邪以平天下舍誠意正心將何以哉

龍德而正中者也

臣謹案聖賢之道惟貴一中唐虞首著執中之訓人但知始自尙書不知其源實出於易易者天地自然之法象一卦三爻而

二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得中乾爲君道乃全卦之首九二一爻以龍德居下卦之中乃易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中第一爻也是以孔子於此特著明正中之義以爲通卦之凡例舉聖賢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由是而推之全易六十四卦象傳象傳中言中者凡五十有五其不言者僅九卦而已苟得乎中雖否剝亦吉苟失乎中雖泰復亦凶夫卦之吉凶莫甚於否剝泰復而中不中之得失相反乃若是然則帝王御世日理萬幾其本精一之學以用中於民者豈易言哉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權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大君之執中御物亦猶是焉從來勢之所趨畸輕畸重之弊雖極治之朝猶或不免我皇上奉三出治執兩用中舉凡用人行政皆一一權度而後行之宜無有不中矣然有本一善政而奉行稍未當以致不合乎中者亦有勢之所趣不無輕重而尙未全反以適於中者卽如貴粟重農善政之先務也購買倉儲乘時豫備良法美意莫過於此然行之不力歉歲固有米少之憂行之未善豐年亦有米貴之患廼者直省大吏因倉儲未足動支公帑糴穀貯備飛檄刻期舟車絡繹羣集於江廣產米之鄉牙行藉以爲奸商販聞而戢迹以致產米與待米之鄉價皆踊貴負擔小民日謀升斗於市蠅頭微利尤覺難堪雖以今歲雨暘時若可望豐收而外省米價猶未甚減如下江之米向例以一兩爲平價者今猶至一兩四五錢不等昔人謂穀貴傷民良可念也故現今秋收以後地方官不患其蓄聚之不力而患其調劑之未平蓋恐行之太驟爲之過急遠近各省同時購買風聲所被富戶藉以居奇儻仍價值高昂公私均有未便蓋市易之情緩則平賤急則騰貴勢有固然

古有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積漸致之本非旦夕況年歲既豐米穀大裕流通之後自見贏餘縱使從容調劑不出數月之內斷無遲誤之事乎至於務本之民不外業戶佃戶二種業戶輸賦佃戶交租分雖殊而情則一乃始也患業戶之侵陵今則憂佃戶之抗欠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强佃抗欠其吞聲飲氣無可如何者地方官率漠然不顧其田又非他人所敢承買也不得不減價以售之於佃而甘爲貧困無藉之民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隱猶往往以抑業戶伸佃戶爲請雖抑而不行然其意見之偏大概可見此臣竊謂奉行未得其平而難免失中者也至於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在京之官執法奉令可以通達政體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於練察民情要之政以治民民爲政本原無分別況內外之員迭居互任國有章程故定例縣令行取爲部曹欲使習民事者司部務也即考選爲科道欲使悉民隱者司言路也科道部曹復出爲道府欲使達政類者肅吏治也法制精詳防維周密但有兼資而互益未容分道以揚鑣是以國家得有成材而內外不分輕重今行取之法雖行而得缺甚少部曹鮮習民事處事不無偏蔽之虞科道不悉民情條奏但陳膚泛之語六部直省之網維也督撫之考成章奏之得失皆司員執掌得操簡而議其是非責任不小而議者每以不勝任之郡守歸於部用夫既不勝任則有年老及疲軟與才力不及勒令休致之例在乃以一郡之廢材歸於部用毋乃輕重失倫乎此勢之所趨有未盡挽回而即合於中者也臣侍直內廷伏蒙聖製垂示有曰彼民有隱情孰爲達其意或政有偏頗孰爲防其弊恭讀之下曷勝奮感

謹因說經之次敬陳愚昧伏維皇上睿鑒

答顧復初司業論五禮通考書

承論拙著五禮通考係絕大著作不宜速成務宜折衷至當爲千古定論足徵誨我之深唯是尙有所疑不得不臚列就正來札有云前書欲使經文之疑處都破百家之障礙掃除而又欲編輯漢以後之史册及稗官小說罔有缺漏但恐疑處障礙即在此二項中正宜斬斷不使漫爲牽引致礙缺與美玉雜揉漢以後之君相俱係無識人豈可與先聖制作並列一處反致眼目不清所宜破除者卽此云云竊謂禮爲經世鉅典非可託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傳曰禮以義起又曰三王不相襲禮程子謂聖人復出必用今之衣冠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之耳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朱子曰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且是理會本原二先生之言深合禮以義起之義非可謂古則是而後則非也且古禮之存者寡矣卽僅有存者殘編斷簡乃千百之什一其不可行也久矣衆說紛紜觸手障礙正須鉤摘而掃除之則雲霧撥而青天出若一切斬斷概置不錄則疑處何由而破障礙何由而掃先聖著作何由而明也且漢唐以來之禮卽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之禮皆有天下者議禮制度考文之實而爲當代禮典所由出特其沿革損益不能盡合古人者有之而其不合之處正宜搜羅詳述考訂折衷以定其是非此而不錄則世儒議禮所謂損益可知者從何處下手雖欲爲叔孫通之緐蕞而不可得矣況尊論又云卽如周公制禮後世不必沿襲者儘多禘禮及大饗明堂乃周公特創從前部議現已停止何況漢以後之制

作耶如原廟及汾陰泰畤河東后土宜月立一項別爲非禮之禮又有三代正禮而近世難行者如九廟昭穆明見於經文自漢明帝遺詔藏主光武室中後世遂爲同堂異室明思宗欲立九廟禮官以爲基地窄狹難容勉强立之及祭日止詣太祖及興獻二廟不能遍詣行禮踰年遂燬於火此等處宜詳列原委月著議論夫禘禮明堂大饗及九廟之不可行良是但禘禮明堂大饗九廟皆先聖制作也同堂異室及停止禘祭大饗後世之禮也今既欲專載先聖著作而謂漢以後之君相不可並列一處乃又謂詳列原委另著議論細繹來書不幾前後矛盾而大相剌謬乎不識使之何所適從也尊論又謂此書切忌援引多而斷制少典故多而發明少如禮書總帳簿讀者漫無別擇甚無謂也東海通考最無遺議然尙嫌其太多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作文且不可況禮書大制作耶竊謂著述詳約各有體裁約者宜精不精則不成其爲約矣詳者宜不漏漏則不成其爲詳矣著書大忌不詳不約猶之作文者不古不今最爲害事如尊見削去百家之言及後代事止載經文是經解之五禮彙纂如現成之儀禮經傳通解是也此書原屬未成而朱子之本意正不止是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復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志所言不爲無據蕙何人斯敢擬此例惟是杜氏馬氏曾爲之矣竊倣其意名曰通考通考者考三代以下之經文以立其本原考三代以後之事迹而正其得失本原者得失之度量權衡也得失者本原之濫觴流極也本原之不立壞於註疏百家之穿鑿附會故積疑生障必窮搜之明

辨之得失之不正紊於後代之私心杜撰便利自私至障錮成疑必備載之極論之是故援引者斷制之所從出斷制者援之歸宿也苟不援引何從斷制善援引者正卽援引而成斷制非兩事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稗官小說亦取其言之是而助吾之斷制者耳卽不然亦顯著其謬明斥其非不使如隱慝之潛滋陰流其毒以惑後世而潛害吾之斷制者耳如此則援引愈多而發明斷制亦因以詳備然後疑處可破障礙可除先聖之制作乃獨伸其是而尊於百世之上豈漫無別擇而牽引之哉夫議禮之宗每代難得一二人而朝廷掌故每代難得一二書竭力搜羅尙恐缺漏矧可削之耶若使希圖省事但摘一二大端以爲口實其餘並將斬斷則源流本末罔然不知卽有所謂斷制者亦必憑私忖度罅隙百出動輒罣礙而不足信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中庸曰無徵不信徵者援引也典故也先生何反言之耶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不可以行文而可以徵禮或有然矣古云議禮如聚訟如欲聽訟由堂上而觀堂下必使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而後正於五罰若不聽其辭窮其變態得其眞情而遽以己意斷之吾未見其明允也此書頭緒既多必須通貫全書心細如髮方可著眼否則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今所託校讎者惟淮陰吳山夫一人幸麤稿俱已就理而鈔胥僅有三人不能多寫乘此暇隙依序詳校討論刪潤盡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遠無由質證耳

周易孔義序

前輩沈敬亭先生刻周易孔義集說成郵以示蕙田且曰吾兩

人於是書有同懷盍爲余弁一言蕙田憶雍正壬癸間在金陵
志館得見先生知先生窒於易因出所輯象義日箋相質先生
深以爲然後蕙田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而先生以
方伯入爲光祿卿益治易不輟每一過從見先生書帙縱橫手
鈔日講皆易也又取蕙田日箋稿緒置案頭多所採擇功益勤
而心益歉然今先生歸田又五年而孔義集說之刻始就回視
壬子初見先生論易時已二十有餘年矣先生之言曰學易者
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卽不能舍孔傳以解辭引高忠憲卽註
卽經非夫子烏知易爲何語之說以爲至論吁學易之道於斯
盡矣夫易於他經爲難讀羲畫無言文周孔有言而不盡言諸
儒千百家家自爲言故難讀也然他經聖經而賢傳易則聖經
而聖傳以經解畫以傳解經合則是而離則非固不難讀也義
畫有象至孔子而顯文周有辭至孔子而明乾馬坤牛爲遠取
近取之象失得憂虞爲吉凶悔吝之象而凡後人之爲飛伏爲
世應爲納甲爲卦象爲卦變非孔子之義卽非伏羲之象矣危
平易傾括之懼以終始之一言而凡後人流于玄雜于禪牽以
理學附以史學非孔子之義卽非文周之辭矣先儒云不可便
以孔子之說爲文周之說此亦言讀書之法耳於文見其蹟必
於義會其通不然六經之道同歸而四聖之易乃離之而不合
可乎哉場子雲云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夫
易說紛拏奚止一閧之市以孔子爲師庶乎有以立之平而後
之學易者可於是乎取則矣是爲序

味經日鈔自序

余少與蔡學正宸錫吳水部大年學士尊彝龔布衣繩中爲讀

經之會人各治一經哀集先儒經解每經至千餘卷遇疑難處則博綜羣言旁參確證默坐澄思研究秒忽窮日夜不少息時耆然以解則取異同錯出者考之是非歧似者辨之義理未發者說之未可遽定者存之每會以旬日會則交相訂正不蓄疑也互爲錄藏無忘所能也或古人先得我心者仍之言不必自己出也要以詳說反約歸于一是而已四十以後部務之暇輯五禮通考宏綱細目補殘綴闕剖析益繁積日手鈔成六十餘卷曰味經日鈔味經乃里中讀書室名也

附錄

先生年二十餘父泉南先生去官下理先生憂愁困頓隨侍羈所不廢治經講求性命之理蓋泉南先生私淑東林顧高二公日聞庭訓於憂患中得力尤深也諸洛書味經窩圖後

先生與里中同志爲讀經會朔望必集各出疑義相質如是者數年成經說百餘卷江陰楊文定公初未相識聞其名疏薦經明行修者七人共教國子先生與焉是年遂登第入翰林先正事略諸洛書味經窩圖後

先生既通籍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乃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共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溼瘧厲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痰斃羈所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又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皇上矜愼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鴻慈格外鑒宥丐

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行閒以贖父罪疏入遂有寬釋之詔其未完銀並豁免由是給諫公優遊林下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先生既得請感泣誓以身報上亦鑒其忠孝有意大用矣先正事略

先生任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則在工部疏言工程難易不同司員每意存趨避請用刑部製籤均派例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援引律例必申其說乃已遇僚屬嘖笑不苟其賢者薦達之不遺餘力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同上

先生撰五禮通考博諮當時通儒自方恪敏外參校者有金匱吳氏鼎德州盧氏見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錢氏大昕王氏鳴盛休寧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吳江顧氏我鈞其吉禮屬吳氏盧氏顧氏嘉禮屬錢氏者昏饗燕鄉飲酒學諸禮及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兩大類屬王氏者射巡狩屬戴氏者觀象授時一大類賓禮全屬錢氏軍禮全屬王氏凶禮屬錢氏沈氏吳氏盧氏惟宋氏所參校者十及八九統校全書則屬諸山陽吳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預參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五禮通考先正事略

先生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奏請刊正韻書上命與武進劉文定公綸任其事先生建議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眞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定四聲表兼採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於等韻時已邁疾猶往復辨論不休他若河渠律算下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

泝流窮源有體有用 先正事略
會滌生曰秦尙書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 聖哲畫象記
又曰秦氏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已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 匆論序

味經交游

顧先生棟高 別爲震滄學案

吳先生鼎 別見震滄學案

吳先生鼒 別見震滄學案

龔先生燦 別見□□學案

蔡先生德晉

蔡德晉字宸錫號敬齋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初楊文定名時領國子監薦授學正教士有法遷工部司務持躬廉介俸薄貧勿恤也其學覃精三禮合儀禮周禮爲禮經周禮以六官爲序而考工記不冠以冬官儀禮以五禮爲序而闕軍禮又補逸禮八篇爲禮經本義三十九卷戴記則刪蕪去複博採周秦兩漢之書及先聖格言之有關於禮者爲禮傳本義二十卷又輯通禮五十六卷積四十年十易稿而後成又著詩經集義十六卷味經輯五禮通考敬齋已先卒深以不及商訂爲惜書中數採其說焉 參錫金合志

沈先生起元

沈起元字子大號敬亭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

爲郡守監司以廉名官至光祿寺卿晚主講山東濼源書院著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爲孔子所手著學易者必
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刪加纂集於古
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
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
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覽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
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
列之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
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
陳邵之易非孔子所本有概從刪薙掃除紛紜轇轕之習又著
詩傳叶音考三卷有敬亭集參學案小識
文集

周易象義日箋序

余嘗訝學易者往往過爲高論至於顯背孔子十翼而不恤也
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故
漢儒於象盡心焉王輔嗣乃以象言爲筌蹄則孔子所贊幾於
贅矣輔嗣固爲老莊者無怪而儒家者競宗之何歟且輔嗣猶
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自先天之說起則言可忘無俟
得象也輔嗣猶曰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後儒置象弗考
則象可忘無俟得意也非從而甚之者歟余自幼學易然以應
舉故疑於心而不敢疑於手口也雍正壬癸閒晤今少司寇樹
峯先生於金陵示以所輯象義日箋讀而歎曰漢魏詳於象而
疏於義宋儒精於義而略於象均得半也是其得易之全乎是
時先生猶爲諸生杜門窮經僅逾弱冠卓然爲老儒生余心異

之遂與訂交余方有志集諸家之說爲一書備觀玩旋以外宦中輟乾隆甲子內轉京卿得以暇治易而先生已由詞館陟少宗伯邸舍相望晨夕過從復乞先生日箋一書參互考訂而余之孔義集說乃脫稿是余之書實先生之書始終之也惟日箋於繫辭諸傳未及余嘗勸先生續箋成書而先生方輯五禮考未暇及也余之集說既得先生序而先生且索余序其日箋余笑謂此投我以瓊瑤乃報以木桃可乎余竊自歎治易卅年粗得訓詁謂從此可以學易乃老將至而耄及之未能知易也邵子曰人能用易乃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余觀先生立朝行己之際殆所謂善用易者能像象者也非忘象者也日箋之所用余烏能測之姑書此以爲報焉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宦遊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冶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嚌其胾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既酷嗜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即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詭奇誕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

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之火不幸六經亦誤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沈于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乃舉數鬻醯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精魄而縻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溯潦間塗榛莽故刖白之難如此今

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方先生觀承

方觀承字宜田號問亭桐城人居江寧祖登嶧工部主事父式濟內閣中書皆坐宗人孝標書案累謫戍黑龍江與兄觀永歲徒步至塞外營養具知南北阨塞民情土俗厲志爲學平郡王福彭與語奇之雍正中王督師征準噶爾辟爲記室師旋授內

閻中書舉博學鴻詞未與試直軍機處乾隆中累擢至直隸總督在任歷二十年乘輿歲有巡幸往來供張大軍累出征討儲備精密未嘗少缺民無擾累尤長於治河永定南北運大清諸河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農田水利溝洫賑卹諸政靡不舉乾隆三十三年卒謚恪敏少師事族父望溪得聞緒論治經專三禮條論古今因革屬稾未就見味經撰五禮通考悉以畀之又屬戴東原撰直隸河渠書成而未刊自著有述本堂集十八卷宜田稾稾間亭集及雜記直隸事凡數十卷參先正事略桐城耆舊傳

文集

五禮通考序

三代以下言禮者必折衷於朱子朱子論編纂禮書宜以春官

五禮爲之綱領自輯儀禮經傳通解別以家鄉邦國王朝爲次雖亦具嘉賓軍三禮而未科別其條勉齋信齋續以喪祭之禮始略備吉凶二類而又與前編體裁未能畫一蓋亦稾本未成之書也學者既不見先王之大全中間又無先儒衡定之成書各以耳剽臆決塗飾文具所稱聖人緣情而制因性而作者豈如是乎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奉詔纂修三禮余數從講問伯父告之曰禮者義之實先王所以體性而達情也學者能內考其性情以協諸進退揖讓尊卑際會之節始知三千三百莫不犂然曲當於人心直可兼陳萬物而權衡之耳因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余既而閱崑山徐氏讀禮通考乃知聖人立中制節或問實揭其精微若載或問於喪禮補弔荒襍恤之制則凶禮已全因準是而師朱子輯禮本意博采經傳子史區爲吉嘉

賓軍四類而彙成五禮全書庶幾經世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後也吾友味經先生以博達之材粹於禮經官秩宗日侍內廷值聖天子修明禮樂乃益好學深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禮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昏學校名以類附於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先生向與伯父論禮因屬余參其間非謂能折衷禮制也凡先儒緒論其合於經者於人心必大洽適焉其附會穿鑿顯悖於經者於人心必大刺謬焉故曰禮者羣義之文章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斷也顧是書體大物博先生積數十年搜討參伍乃能較若畫一余志所聞於父師者特以示其涂徑俾知名數雖繁要以義理爲之準斯得其門而入爾無徒博觀於外而駭然以驚焉可也

盧先生見曾

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初授四川洪雅知縣歷官至兩淮鹽運使以吏幹稱前後兩官淮南慕其鄉王文簡士禛風流文采接納江浙文人惟恐不及當時碩學如惠戴禮記乾鑿度鄭氏易注李氏易傳戰國策高誘注並校訂精審又補刊朱竹垞經義考不第觴詠壇坫稱盛一時也自著有出塞集參湖海詩傳揚州畫舫錄

沈先生廷芳別見餘山學案

王先生昶別爲蘭泉學案

王先生鳴盛別爲西莊學案

錢先生大昕別爲潛研學案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宋先生宗元

宋宗元字懿庭元和人乾隆戊子舉人歷官直隸按察司副使天津清河道內遷光祿寺少卿乞養歸築網師園以奉親建義莊以贍族以行誼稱味經輯五禮通考多所贊助 參蘇州府志五禮通考序

吳先生玉搢

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江蘇山陽人貢生官鳳陽府訓導精於小學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各註所出爲之辨證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凝滯猶可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仿佛也又著有說文引經考六書述部敍考金石存山陽志遺諸書初爲盧雅雨幕客後入京師味經

聘之助修五禮通考成書蓋資其力 參史傳揚州畫舫錄

清儒學案卷六十七終

息園學案

天津徐世昌

息園詞科崛起博洽冠時尤深乙部輿地之學水道提綱一書允稱傑作時值右文校勘經史敕編諸書多被倚任石渠金匱著作等身葦浦所推爲不虛焉述息園學案

齊先生召南

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天台人幼稱神童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六爲諸生雍正己酉副貢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大考擢中允洊遷侍讀學士入直上書房歷充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校勘經史官一統志明鑑綱目會典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乾隆十三年大考一等第一擢內閣

學士未幾授禮部右侍郎充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特命勘定通禮十四年自圓明園退直墜馬觸石負重傷幾殆詔遣蒙古醫療治病閒陳情養母回籍歷主紹興蕺山書院杭州敷文書院講席凡十餘年造士甚眾晚以衰病歸里會族人周華獻所著書於巡撫中多非聖不法罹重辟族屬牽連先生亦被逮坐容隱罪高宗諒其樸誠始終保全僅削職得赦歸卒於家年六十有六先生博學無所不通自天文律厤以至山川險阻要隘瞭如指掌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各館纂校之事總裁悉以倚任書成經進上邀嘉賞一統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六省皆其編輯外藩屬國則所創稟新撰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並出其手武英殿分撰經史考證所成獨多

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厤天文志五卷舊唐書律厤天文志二卷其尤爲時重者所撰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以酈道元水經注詳北而略南黃宗羲今水經又知南而不知北乃作此書以巨川爲綱而以所會眾流爲目大旨惟以今日水道爲主不屑屑附會古蹟大而河海細而溪澗溯源窮委一鑒可悉他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年表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八卷詩集六卷參杭世駿撰墓志　秦瀛撰墓志　四庫提要

水道提綱序

大地合水土爲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爲幹爲枝以一而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爲源爲委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

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爲經緯者理氣協應
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尚矣治水
莫神於大禹言地亦莫精於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敘九
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
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敘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
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聖人
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
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乎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
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道元於西北諸水鉅細不遺可謂精矣
後儒言水或解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
郡邑各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治河防海水利守邊博考古
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雜若夫志在藝文

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
或於遊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祇足供詞賦採用以爲美
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瀆經流實在共聞共見可筏可舟不
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
禹貢導川總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
之陋務使源委了然展卷即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
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其文如
河經數徙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未知誰是積石
原在羌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
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重熙累洽致昇平幅員之廣盡
天所覆亦莫如我朝臣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恩擢入
翰林纂修一統志伏睹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

氣後先南北爲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
海西番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崑崙青海之近
在邊陲黑龍盧朐松花嫩尼接出虎水烏蘇里江之本屬內地
者源委秩如已迴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而我皇上聖神文武
善繼善述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流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犂回
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入版圖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
明盛時賓貢享王所能較量闊狹乎哉卽古稱唐虞協和萬邦
義和所宅章亥所步伯益衷堅所志方斯蔑矣臣初入在志館
考校圖籍於直省外又專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道里翔實是
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及蒙恩告歸
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檢篋中舊稾次第編錄共成二十
八卷臣思爲萬國朝宗者君爲萬川會同者海也以一水論發
源爲綱其納受支流爲目以羣水論巨瀆爲綱餘皆爲目如統
域中以論則會歸有極惟海實爲綱中之綱凡巨瀆能兼支流
注海者亦目中有綱綱中有目耳是以詮列次第不依水經冠
以海水自北而南并取禹貢首冀次兗之意內自盛京鴨綠江
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而北又自漠北阿
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
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於葱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
海丁零黠戛斯以北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朝之聲
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爲疆索占測經緯
合寰瀛以成圖臣固可執筆俟也禹貢曰聲教訖于四海說者
謂極言之未可徵實然則自生民以來久道化成一統無外能
實有其盛超越前古其惟我大清也歟

文集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臣召南謹言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立極敷政宻人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復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行江左河北猶守鄭康成注至隋開皇始頒孔傳於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譔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說專用孔傳而鄭注遂佚不行說者謂注經家其出最後其傳最遠尚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疑傳者半矣劉敞王安石程子蘇軾考脫簡訂句讀每以新意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倚序酌傳猶不過略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皆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輩直謂尚書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

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蝌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敍後起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譌字別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藁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半以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煩猥也又非若馬鄭諸儒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耀諸緯之怪誕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賅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皋陶謨庶明勵翼兼采王鄭二家解秦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緯書之妄有功聖經實爲趙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

功力以爲集傳宜豪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聖經而其難已如此乾隆四年奉敕校刊注疏尚書二十卷臣學健臣浩臣泰臣九鎰臣邦綏等前後廣蒐善本對讎是正訂譌補缺加之句讀以付梓人今年冬臣召南奉敕再加審定輯爲考證如干條附各卷末其無可證雖疑不敢輒改志愼也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臣謹言傳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學官最後然傳世久且益盛迴非公羊穀梁所能及蓋作傳者親見策書熟知掌故說經雖略而事實甚詳爲例無多而史文賅洽自惠公生隱桓下迄獲麟以後趙魏韓分晉以前三百年中列國之世系遠近王霸之先後盛衰公卿士大夫之行事善惡言論是非會盟征伐得失成敗有本有原瞭如指掌學春秋者非此不足以考其頗末夫豈師弟子口相講授更歷數世始著簡編事涉傳聞義多穿鑿者所可同日語哉自漢及晉二傳寖微杜預博極羣書自云左癖以其生平精力萃於經傳爲之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細後尋端究緒舍短取長分傳附經爲之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細而名物典文靡弗剖析淵微敷暢旨趣是以學左氏者稱邱明爲夫子素臣卽稱元凱爲邱明功臣雖偏私黨護間有瑕疵如崔靈恩衛冀隆所難劉炫所規然亦猶夫范升摘左氏之違何休祖李育之議朽壤一撮會不足以輕重太山此唐初詔孔穎達等撰疏專用杜注左傳以解春秋配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而爲五經者也是書旣卷帙浩繁國子監本相承雕刻譌舛滋廣

經傳字畫時有異同杜注亦時有遺脫陸氏釋文及疏尤附麗失次烏焉亥豕觸目紛綸今幸奉敕校刊臣等今將石經及舊本是正疏所徵引載籍各以本書校之其書今世所無字句即涉可疑仍從舊本不敢稍爲更易以志慎也至如先儒說經有關於左氏長短補注有助於杜氏訓釋他書引用有足與孔疏相發明者亦隨事各附卷末以備一經之考證恭錄進呈御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臣謹案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較他經最多譌脫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之亡久矣無可取證竊嘗以爲公羊一家厥初極盛傳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夫漢書春秋之學獨尊公羊穀梁興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授受備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爲宗是豈無所自哉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慨然表章六經適得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宏以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授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母生所筆述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文之左傳不能與並道齊鑣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梁亦不能與分

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識繁興洎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爲善識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橫惑溺於緯書邪說觸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經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有注所以解傳傳或因注而益紛豈所謂羽翼聖言闡揚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褒貶進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仲贊宋襄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當復讐秦伯瑩爲穆公齊仲孫卽慶父紀因嫁女得侯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內娶三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逆大防固已十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於黜周王魯爲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三世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最甚者傳所本無亦爲說以誣傳過卒葬則憑空周內過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略兼多闕疑卽有過當要不至若是其妄誕不經也故曰但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王愆期父子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於千古非經傳之賴休注以明實休注之幸託經傳以不朽耳今奉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固不對讎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據者有疑皆闕存說於後至如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云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臣謹案穀梁一書文淸義約與左氏公羊並爲聖經羽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徧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並垂後世言穀梁家未有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王通論諸家注解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詡眾傳豈溢美歟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蔡桓侯卒疏謂三傳無文注家各以意說莊三十三年祭叔來聘疏不直言祭仲是名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兩載則注及徐邈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挐謬范氏不信經傳四年許男新臣卒直謂范注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賦引孟子以糾范注較左氏公羊義疏曲爲杜何偏護附會者不同蓋穀梁晚出得監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爲稍公宋晁說之已嘗論及惟士勛疏平易近理刊落曲說繁言較各家疏亦爲文淸義約顧未有稱之者也近世學春秋家以胡傳爲圭臬卽左氏亦僅以文辭習之不求其釋經之義發傳之由況公羊穀梁乎況公羊穀梁之注疏乎然三傳具在學官終如三辰上麗乾象不可誣也穀梁一家所恃以存者僅賴有注疏發明而監本舛譌最甚如莊十三年經文脫及其夫夫仇牧六字十四年會於鄄經文脫宋公衛侯四字又如桓公一卷全脫陸氏釋文其餘別風淮雨三家渡河之類不可勝言從前館閣所藏亦少善本豈非以絕學孤經時所罕尙故校對不精乎今奉敕重刊廣蒐各本相校是正文字其無他書可證者概志闕疑所有考證類次附編各卷之末恭繕寫進呈睿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周易詩書春秋稱五經漢時稱官稱三禮自孔穎達疏行遂配周官不得比並唐以後小戴盛傳二玉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並唐以後小戴盛傳二禮古經反俱不及其故何邪記本叢書也撰錄非一人薈萃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秦漢諸儒所記並採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其大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微明爲聖賢傳道之經訓曲禮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實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射聘燕祭諸義喪服小大雜記服問閒傳曾子問三年間諸篇既皆儀禮之解詁義疏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佚篇剩簡可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並採而純雜相半亦以兼收並採而鉅細不遺選言宏

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閒也此記之以叢書得稱爲經也康成漢代大儒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廓焉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繆索隱鉤深導絕壑斷港於通川闢榛莽崎嶇爲坦道縷分條貫厥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祫禘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譬南郊趙匡矯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醇小疵瑕瑜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原無非確有根據故即以宋儒之好去古注以解經獨於禮則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輕於置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據理自騁其心思名物象數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熊皇二家討論修飾委曲詳明宜

其書之垂久而不刊也國子監十三經板歲久刓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曾子問禮運禮器各篇正義闕文實多我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四年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徧蒐善本再三讎對是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臣召南以讀禮家居奉敕卽加編輯校勘之說附各卷後臣學識淺陋不足窺測禮學之萬一惟執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爲儀禮周官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爲各經正義以校此疏之得失脫文衍字略志本末其無可據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爲注疏者亦節錄焉謹撰考證六十三卷以仰塞明詔臣召南謹識

進呈前漢書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卽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後先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鈔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不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板本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閒羣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校讎稍疏輾轉失眞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慶曆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衎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此北宋時已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

家校讎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删其五於慶元本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卽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古人撰述旣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此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厤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眞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鉥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四年奉敕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愼臣等旣與諸臣徧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據慶元舊本補闕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敕編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議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臣齊召南謹識

後漢公卿表序

後漢書初無表志志則梁劉昭補之表終闕如也諸王王子侯功臣及外戚恩澤侯表終闕於書無所損益公卿表闕則讀書者有餘憾焉此余之所爲補也自光武迄獻帝凡爲太傅若而人太尉司徒司空若而人外戚爲大將軍諸將軍若而人太常光祿勳以下九卿若而人年經月緯綜紀傳以著其略吁觀是

表者於後漢一代主之明暗國之盛衰人之賢否忠佞事之得失成敗可以鑒矣

續方言序

揚子雲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辭爲方言十五卷示張伯松伯松曰垂日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堇浦採集注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堇浦駭爲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既作所謂垂日月不刊者孰有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卜子爾雅補許愼說文也殆附日月以不刊者邪子雲方言雖亦古輶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家必用之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玄其爲覆瓿一耳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諛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昆名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掉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次隨時改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躔不同堯典而堯典之文不刊昏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不刊日無頻食閏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頻食閏月之文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堇浦以澹雅之材沈鬱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寸弱豪羣分類聚使學者不待繙閱而坐得漢以前諸俗語言之異勤矣哉

書楊農先先生周禮疑義後

周禮果周公作歟吾怪其與周公之言不合也尚書無逸篇告成王以文王之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即孟子所謂耕者九一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也立政篇告成王曰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即大學傳所謂用仁人不畜聚斂之臣也周禮一書則無一不與治岐之政相反又且必以强禦掊克至惡極陋之憸人擢爲宰輔而後可以勝其任如天官地官以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前聚鹿臺鉅橋亡國之爲殃後啟頭會箕斂告繒平準一切厲民之虐政至其言用財必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是導其君以逸樂盤遊恣睢縱欲舉其取盡錙銖者徒供泥沙之用而已苟稍循其法天怒人怨必致覆亡稍有識者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歟且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周公所繫也果如周禮孜孜於財利則剝六四之剝牀以膚亦可云吉益九五之有孚惠我德當反爲凶也屯九五之屯膏不必言大貞凶豐上六所云豐屋蔀家亦何致於三歲不覿乎哉且使天地二官而孜孜於財利則師上六不必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戒解六三言負乘致寇鼎九四言折足覆餗亦皆爲空言也哀公時用田賦孔子歎以不用周公舊典若如周禮言利至析秋豪豈止於田賦云爾乎徵於書於易於春秋則周禮非周公所作決然矣因讀疑義筆其說

綱目館議

綱目館總裁官大學士伯臣鄂爾泰臣張廷玉尚書臣陳惠華等議得綱目一書垂憲萬世文雖歸於簡要而一代之事實必詳體雖限於編年而千古之名義必正今奉敕纂修明代綱目上接宋元其條例一稟朱子綱舉目張眉陳指列無可疑者惟是事異前代不可但拘舊文若非斟酌變通必致紀載失實如侍郎周學健奏稱明祖之興與宋祖迥異宋祖戡亂致治皆在

卽位之後明祖起兵濠梁定鼎江東平陳友諒平張士誠平方國珍暨頒定官制設科取士詳考律令諸政皆在未卽位以前而續綱目所修元順帝紀於明興諸事不覈不白今明紀綱目既始自洪武元年若於分注之下補敘前事不特累幅難盡且目之所載與綱不符於編年之體未協若竟略而不敘則故明開國創垂之由缺然不彰於後世大非史氏詳備之旨而自洪武元年以後一切政治之沿革事蹟之源流臣工之黜陟宜立綱陳目者皆突出無根亦大非春秋先事以起例等語臣等再三籌酌此係開卷首條最宜詳審若概略從前既於本末不貫若補敘煩冗又與體裁不符誠如周學健所奏臣等所亟當議定以便編纂成書者也但周學健奏中尚有未協之處謹就臣等管見所及爲我皇上陳之按明太祖卽位在戊申歲正月丁亥實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時順帝尚在大都至閏七月丙寅徐達師抵通州順帝始奔沙漠則閏七月以前仍宜大書至正二十八年而明太祖之大書洪武元年則斷自是年八月始此一定不易之義也應將周學健奏稱以明太祖洪武元年繼元至正二十七年之處毋庸議又按宋元續綱目成於成化十二年其順帝紀本爲元作事關天下不得專言一國故於明祖開創次第不過略書一二大端其稱明祖爲我太祖猶春秋稱魯侯爲公朱子綱目稱宋祖爲我太祖也史臣之辭自合尊崇當代何嫌何疑且前人成書後人何容輕改我太祖爲明祖之處毋庸議又按三代以下得國正大首推漢高次卽明祖周學健謂明祖同符漢高語誠有當但其事有似同而實異者漢高先入關而後滅楚明祖先除張陳二盜而後北定元都也其

稱吳國公吳王亦約略可爲沛公漢王之比但義帝立僅一年後卽楚漢爭雄綱目自應並注明祖至至正二十七年韓林兒卒始自稱吳元年前此皆用林兒龍鳳年號何得分注於至正年號之下應將周學健奏稱順帝紀內改書吳國公吳王列於至正編年之下之處毋庸議臣等再三籌酌綱目之體原倣春秋左傳左傳有先經發傳之例故於隱公首簡先敍惠公又元儒金履祥因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事綱目未載補作前編有此二例可引請皇上敕下史局將元至正十五年明祖起兵以後迄二十八年順帝未奔沙漠以前另爲前紀仍以至正編年至二十八年閏七月止列於今所修綱目正文之前其稱名稱吳國公稱吳王倣朱子書漢高之例則一代開創之事實既詳千古之名義亦正既不輕改成書且可變通舊例似於傳世立教之意更爲愼重臣等管見是否可採伏乞睿覽施行謹議

本日奉旨甚是依議行

禮部再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議得史記家語並載孔子先世而史記缺聖父原娶施氏一事後世祀典必從史記之略而不從家語之詳者家語雜出後人之手漢志及隋唐二志篇目不齊蓋孔安國所撰者其書早已失傳卽王肅本後世亦多同異今所行肅古本並無施氏之文而司馬貞索隱引家語有之可知家語無定史記足憑數千年中孔氏家廟專以聖母顏氏配食啟聖非禮有闕從史闕耳今方苞奏據索隱所引之家語以駁史記之非又引雜書之祖庭廣記以證索隱所引家語之確遂欲一旦以有無不可知之施氏躋聖母顏氏之右臣等竊以爲史尙闕文禮重變古祀典至

鉅文廟至嚴不可不愼也謹以方苞所奏之謬爲我皇上陳之

據方苞奏稱家語爲東漢時孔猛所出家藏書至魏大儒王肅而顯等語謹按文獻通考孔子二十二代孫猛嘗受業於肅肅從猛得此書是猛爲肅弟子而方苞誤以爲東漢人考訂之疏此不必辨至稱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原有家語之書則鑿矣若有其書如王肅所云諸弟子自記其間則篇籍散佚久矣卽漢志所云二十七篇尙未必皆七十子之舊況肅所得於孔猛者乎據孔衍言則安國所自撰次也據肅代安國序則景帝時購藏祕府至元封時安國從而編次者也朱子謂肅編古錄雜記其書多疵然非肅所自作可謂定論旣曰編古錄雜記矣古錄雜記所載其可盡信乎又據方苞奏稱闕里志本孔庭纂要假令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等語謹按明李東陽闕里志於本姓篇曰叔梁公曰有九女而無男是無子也乃求婚顏氏生孔子自注出家語而並無施氏之文於尼山毓聖篇曰陬大夫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云云自注出祖庭廣記直書聖母顏氏於前者信以傳信附書施氏於後者疑以傳疑旣爲他書所載子孫安可不存其說旣爲史氏所闕子孫又安忍遽立其祀載於志輿不列於祀兩不相妨蓋亦愼之至也何嫌何疑而必削其辭乎又據方苞奏稱孔氏家廟緣灑掃戶孔末之亂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始專祀顏氏而不及施氏後遂蹈常襲故等語則可謂辭之遁矣謹按聖母專祀顏氏所從來久遠東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勅碑曰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其復顏氏邑中繇發又建盜二年魯相史晨碑曰顏氏毓靈又曰假顏母井舍守吏四人當是時葺廟

展禮蒐討遺蹟孔氏子孫會者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尚書立河東太守彪處士裒等皆列名碑陰使果有前母施氏鑿鑿可據魯相卽無意講求孔氏子孫必據情以請不應復徭役假守吏僅在顏氏一家此固自漢以前聖母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水經注曰尼山東十一里有顏母廟又曰孔廟卽夫子故宅廟屋三間夫子在西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又曰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象猶嚴此又自漢以至後魏聖母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方苞乃謂不及施氏始於仁玉不亦誣乎且自唐天祐二年灑掃戶孔末作亂距後唐長興二年復修廟祀則仁玉年已二十餘矣謂之童昏無乃臆說借使仁玉不諳舊儀豈無一二老成引典以爭竟至失墜況自仁玉以後孔氏亦多賢矣如道輔宗翰宗旦武仲文仲輩皆當世名臣碩彥或嘗知曲阜或嘗葺世系或盛以文章學問發聞於時獨不能根據家語及索隱增祀施氏以正近世祀典之舛譌甘於蹈常襲故如方苞所譏此臣等之所不解者也夫家語與索隱均非僻書也而聖父之爵爲公爲王聖母之封爲公夫人爲王夫人而合祀於家廟也自宋大中祥符以後詔誥班班史策夫誰不知而宋元諸大儒並無有議及施氏之不得與封者方苞乃謂歷代無由知其家廟無施氏之主可乎又據方苞奏稱施氏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不得祔廟不獨先師愁然心傷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歉然不得等語臣等前則斷以史記漢碑後則斷以闕里志世系祀典知施氏有無自屬傳疑未有確據而聖母顏氏則史既稱合葬於防後人又歷世崇祀於廟更無復有可疑者今方苞欲以影響有無之說遽躋俎豆爲

啟聖王增一配爲至聖增一母事不師古萬一有無未定姓氏稍誤先師顧不愆然心傷而先師母之心顧不歉然乎哉至方苞奏云配合謬妄及原稿伯魚之母等語恣肆背誕此又臣等所不足與辨亦不忍與辨者也今衍聖公孔傳棨既據實覆稱家廟向來並無施氏牌位而曲阜縣知縣孔某昧於支子不祭之分不稟大宗不俟廷議冒請增祀已屬不合而方苞復溺於臆見轉相附和尙可謂明於大義者歟又據方苞原稿云請敕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啟聖祠皆建施氏主方苞出身膠序並不知學宮啟聖祠向來神牌不及聖母其於耳目習聞習見之典禮漫不經心而欲以一時淺見輕議數千年世守之祀決其疑而訂其舛乎臣等共同酌議事關聖廟典禮幽有神靈式憑明係萬世評論如使家語確有可信而不設主則累朝聖裔皆爲罪人若其稍有未確而冒昧設主則誣聖瀆禮誰任其咎與其輕議而涉疑不若闕疑而致愼應將方苞所奏增祀之處毋庸議

答鄭侍講問

鄭問　潞江卽梁黑水西洱河卽此水否

答曰謹按西洱河之上源亦曰黑水河出浪穹縣北南流逕縣東北左受梅茨河白沙河二水又南瀦爲澤逕縣東南有鳳羽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南流逕鄧川州北歧爲二又南逕州東南合爲洱海又南逕大理府城東又南至下關折流而西逕合江鋪西南與西北來之漾濞水合下流入瀾滄江此其去潞江甚遠發源甚近可以指爲梁之南界不可以爲雍之西界也

鄭問　然則瀾滄卽禹貢黑水乎

答曰瀾滄發源鹿石卽今西藏格爾吉匝噶那山直河源西南四百餘里直金沙江東流處南七百里直金沙江南流處西百餘里凡鹿石山以北之水皆流入金沙江金沙自犂石發源東流至河源西北之巴顏喀喇山已二千餘里矣夾江南北皆層巒綿亙雍州之黑水豈能越金沙踰重山而南乎哉李元陽以瀾滄爲禹貢黑水吾不信也

鄭問 然則源流最遠莫如大金沙江今拉藏所謂雅魯藏布江矣可當禹貢黑水乎

答曰禹跡雖遠不能度數千里窮荒之地以爲雍梁二州之界也張機黃貞元之辨核矣按以地勢則不確

鄭問 然則黑水不可考乎

答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間今且以山川現在者懸度古人之疆界禹時西被於流沙流沙自雍州西北以至河源金沙諸源之西皆平沙數千里不得云雍有流沙梁無流沙也今潞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在金沙之西大金沙之東源出藏地布喀池池廣五百里西北流爲厄爾几根池又東北流爲衣達池又東南流爲喀喇池華言黑湖也地廣百里從池南流出爲喀喇烏蘇華言黑水也稍東北流折而南又東南逕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潞江安撫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明一統志謂源出雍望輿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湖南流爲潞江卽此水也但明時於番地不能詳悉今按地經度布喀池當西二十五度其西南山外有大池周千餘里積水不流其西北山外卽大沙海有一河

自西南而東北約七百餘里而止土人曰雅勒蘭藏布河河南有澤十餘大者周百里皆沙磧中渟瀁不涸去布喀諸池不遠此其爲禹貢黑水乎布喀池直河源西南一千八百里其東流折而向南之處曰索格薩馬橋直河源西南僅七百里雍州西境包崑崙積石而西距流沙不得云烏江非禹貢雍梁二州界也三危自古原無確證爲地爲山爲水俱不可知謂三危山在敦煌則始於水經而詳於括地志然敦煌並無有水南流能越雪山而逕沙海者漢志於禹貢某水某山一一明指獨於黑水三危不言何地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卽禹貢所名三危而後世失之者歟烏江在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後世言雍州黑水必向酒泉敦煌尋覓亦知南隔河源諸山斷不能越則又有繞出河源之西及伏地潛流之說豈知敦煌之南卽限以雪山雪山先不能越況能經流沙而繞出河源之西乎河源不能越況於金沙夾岸諸山又在河源之西千里乎水固有伏地潛流者濟是也禹貢於濟或伏或見鑿鑿言之於黑水不言其異直曰導曰至曰入而已何所見而以爲伏地潛流乎哉潞江水色深黑源遠流長在大沙海之東固不必遠求敦煌之有無黑水也

鄭問然則王危在敦煌非歟

答曰孔傳第云三危西夷之山耳水經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於是始有其地漢敦煌郡今沙州衞卽左傳所云秦人迫逐姜戎之祖吾離於瓜州及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也者杜元凱注亦云在敦煌魏書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生擒之夫雪山在沙州南百餘里西自噶思池之西而

南而東綿亙沙州安西柳溝靖逆之南又東南統肅州甘州涼州之南層巒疊漢冬夏積雪不消卽古祁連山也依魏書則三危山尙在雪山之北而沙州近流沙西卽白龍堆西北望蒲昌海已爲雍州最西之地是以括地志直云三危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顏師古注漢書亦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於南海也按張掖卽今甘州甘州諸水皆西北流逕酒泉而北入居延海何嘗有一水西流逕酒泉能越弱水羌谷二河而西至敦煌者邪云南流至敦煌尤誤之誤者也今按嘉峪關外西至噶思水最大者曰布隆吉河卽漢志南藉端水也曰黨水卽漢志氐置水也布隆吉源發雪山之陰北流而西與黨河會又西注於哈拉池其長七百里外此雪山之北爲川爲澤雖多未有著名者

三危之山卽可過雪山連峯不斷凡水泉出其北者無不北流又何以越而南也故謂敦煌有三危山可也謂敦煌三危卽禹貢黑水所逕之三危則不可也

鄭問漢時大夏烏孫大宛今在何地大宛是撒馬兒罕否唐之波斯是漢條支否今策妄地漢書云烏孫都赤谷城東匈奴西大答曰按烏孫卽今策妄庭卽金微府否

宛西北康居南接城郭諸國策妄之西界或并有大宛康居之地所不可知其庭則漢之烏孫隋唐之西突厥也而南跨天山以至鹽澤由鹽澤西南以至于闐河之源踰蔥嶺以西蓋包有車師前後部焉耆龜茲疏勒諸國之地而南接于闐自元以後西域國土山川名號盡變古人之舊難以臆斷自大山大水自古不能轉移今可爲證據者一曰天山亦名北山又名白山雪

山自蔥嶺而東橫亙疏勒龜茲焉耆車師前王之北而東盡於伊吾廬之東北唐書所謂折羅漫山也一曰蔥嶺河東南注於鹽澤鹽澤亦名蒲昌海今之洛普池也蔥嶺河後魏曰計式水今名海多河此水經疏勒龜茲焉耆車師前王之南一曰于闐河亦曰玉河今之塔里母河也源出葉爾欽山中東北流幾三千里而與海多河會又東注洛普池卽漢書所云鹽澤水潛流地中爲中國河源者也一曰蔥嶺自天山極西處與蔥嶺接其嶺自極北而南而西南幾三千里凡嶺以東之水皆東流會於鹽澤嶺以西之水皆西流注於西海今蔥嶺之去西海道里遠近不可知而其水之西流一一可數也海多河源之西北有空濟塞色河有昌馬河發源嶺西西流三百里而合爲衣里河又西北二百里有特克思河自西南來會又西北二百五十里有大水自東來會又西北百五十里有活羅郭思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北七百里瀦爲吞七思池池周二百里此西流一水也其南七百里有曲河出嶺西西北流屈屈而經瀚海幾一千三百里此西流二水也其南七百里有搭拉河自嶺西西北流約一千里瀦爲西七勒里克池此西流三水也其南九百里有特因多博河自嶺西西流二百三十里又衣楚他什河西流與東來之厄塞滾河合西北流四百里其西百五十里有西拉河自嶺北西北流四百五六十里此西流之小水無數也今策妄庭直土魯番城西北一千五百里西北有河自其南大山中北流而東與西北來之波羅搭拉河合又東瀦爲波羅搭拉池池周百餘里在庭東北三百里而天山前之海多河直庭前八百餘里故曰漢烏孫隋唐西突厥地

也在明爲亦力把力國之北明史謂北瓦剌東火州南于闐西撒馬兒罕是也至撒馬兒罕則又在于闐之西矣

漢大宛今在策妄庭之西按漢時出大宛之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經焉耆龜茲以至疏勒踰蔥嶺而西卽休循國自休循西行九百二十里至大宛是在策妄庭之西也明之撒馬兒罕是漢時罽賓國在大宛之南非大宛地也

漢大夏在大宛西南爲大月氏所據有五翎侯後魏時諸部猶存而吐呼羅國卽古大夏地故唐書曰吐火羅魏吐呼羅居蔥嶺西烏滸河之南卽古大夏地也今在策妄庭之西南界

漢條支國近西海於西域諸國爲極遠前漢使者祇至烏弋山離未有至條支者後漢班超始遣甘英至其國臨西海而還魏書曰波斯國卽古條支隋書曰波斯國在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卽條支故地唐書曰波斯國西南皆瀕海是也

今策妄庭卽唐之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平西突厥賀魯所置策妄庭北之波羅河當卽多邏斯川唐書所云直西州北千五百里者也兼有安西都護及龜茲焉耆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地在天山以南于闐河以北而西至蔥嶺至於金微都督府原以僕固部置則與堅昆龜林相近其地蓋在今喀爾喀西部杭愛山之北與鄂羅斯接境不在西域也計自杭愛山西南至策妄庭尙相去三千餘里而中隔瀚海焉

答阿侍郎問

阿問嘗踰哈密北天山地名碑嶺積雪中見斷碑有唐貞觀字此何碑也問土人皆不知西域志亦闕如也

答曰此唐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也君集以貞觀十三年拜河道大總管伐高昌十四年降其王麴文泰唐書言君集刻石紀

功而還高昌尚在哈密西八百里此則班師踰嶺時所刻矣

阿問　據元史都實始窮河源在星宿海然則自元以前並無至

大崑崙者神禹導河積石固近在河州邪

答曰今河州西之積石自後人名之非禹所名也大崑崙卽古積石在塞外二千餘里其下卽星宿海漢時爲羌地唐初爲吐谷渾地段頴追羌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侯君集隨李靖平吐谷渾追至星宿川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劉元鼎使土蕃訪河源得之於闷摩黎山亦卽大積石也可知漢唐時已知河源但自星宿以下曲折次第則都實爲詳悉耳

楊問　答楊學士問

參合陂卽今大同之天城否統萬在河套內今何地

答曰按漢參合縣屬代郡水經注敦水東逕參合縣故城南敦水今在大同陽高縣南東北流入天鎮縣西入雁門水則故城在陽高縣東北天鎮縣西南也而北魏始興之參合陂在天鎮縣邊外正黃旗察哈爾地有兆哈河南會諸水從新平堡流入邊牆曰東洋河卽古于延水也參合陂觀漁于延水也五年如參合陂觀漁于延水也參合陂與于延水相近故天賜赫連勃勃統萬城在黑水南延奢水之北今河套鄂爾多斯右翼界內有大澤蒙古名喀喇烏蘇華言黑水也延奢水今曰石羔川河蒙古名額渾圖東南流入邊牆爲榆林無定河延奢水北是統萬故地也西距寧夏南距榆林俱不相遠

楊問　狼居胥山在今何地浚稽山今屬何部落天山今出口甚近卽此天山抑別有天山邪

答曰狼居胥山當在大同直北度漠爲今喀爾喀東路之大山

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戰封此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匈奴東界山也今地圖謂賀蘭山之北河套白塔之西爲古狼居胥山誤矣豈有兵出代郡反沿邊而西以至朔方北地之境乎狼居胥山今不可考所可知者在漠北喀爾喀之東路耳

浚稽山在今喀爾喀中路鄂爾昆河之南直漢朔方北二千里直居延塞北三十日行以趙破奴及李陵戰處爲證則翁金河即龍勒水翁金之北杭亦哈馬勒山即浚稽山矣

天山塞外處處皆有凡蒙古名滕噶里阿林及翁公阿林者皆天山也其最近者歸化城東北之天山然此乃古陰山耳漢天漢四年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至天山又西域傳卑陸蒲類且彌劫國皆依天山而都此古天山也在匈奴西南其南爲車師焉耆龜茲疏勒諸國亦曰白山亦曰雪山亦曰北山又曰伊吾北山蓋西自蔥嶺綿亙而東以盡於伊吾盧之東北長數千里今哈密城之北巴里坤池之南層峯疊嶂西接土魯番又西入準噶爾界古天山也

楊問 哈密是伊吾盧地前漢何名漢敦煌今何地玉門陽關何在

答曰哈密卽伊吾盧地舊志已詳此地前漢尙屬匈奴故其通西域之道由玉門陽關而北向車師爲北道車師前王庭固在哈密西一千二百里也後漢永平中始取其地於是匈奴益弱威不足以制西域後世通西域者皆自酒泉敦煌北至伊吾自伊吾西至車師前庭路尤至便後漢書謂伊吾高昌爲制西域之要地然哉漢敦煌今沙州衞是布隆吉河南北哈拉池以東

皆古郡地也玉門關在沙州西北三百餘里陽關在西二百餘里由此而西爲噶思池卽古鄯善諸國由此西北爲洛普池卽古蒲昌海所云鹽澤者矣

楊問 疏勒諸國今爲回回所居否

答曰今土魯番地全係回回其西皆屬策妄亦回回之民居半又西南至于闐河之源有葉爾欽國則人皆回回矣南懷仁坤輿外紀稱西南有回回大國理或然歟

附錄

先生宏搜博覽記性過人上於窒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先生引證書史羅縷具奏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袁枚撰墓志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犂諸臣奉使者輒詣齊侍郎問路公與一册數萬里外若掌上羅紋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不過讀漢書熟耳 同上

先生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鳳皇山視隔江西與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書爲文銘之 秦瀛撰墓志

先生撰水道提綱始於一統志纂修時同館前輩楊農先王次山兩公謂天文地理之書愈久愈詳惟水道未有全書鄺道元水經注徵引雖博雅而疏漏踳駁亦復不免於今而欲成一大書非君莫屬先生旬日構就海之一則兩前輩斂衽歎服積十餘年反覆攷訂而後出全書以示人 阮學濬撰水道提綱序

一統志總裁宗伯溧陽任公凡勘定諸纂修分輯書俱委之先生同時總裁一鉅公素負盛名傲很不相下一日忽踵門舉外

藩蒙古屬國書再拜屬之先生蓋東海徐尚書原稿所未備而檔册譯語多不可曉文人學士所未載筆無可依據先生迺按內府圖籍獨創爲之其圖縱橫數丈列之中庭地上扶服諦審默識會通他人所五色目迷者先生一覽無遺可見其天姿絕異之一端矣同上

息園家學

齊先生世南

齊世南字曰曰息園之弟乾隆丁卯舉人受學於兄著有尚書集解息園序之曰書罹秦火最酷漢初僅得二十八篇於伏生口授當武帝表章六經而孔安國所上壁中古文又適際巫蠱之事抑而不行東晉始出至唐作正義始與今文合頒在學官注疏雖行後儒或疑古文非眞孔傳亦僞訾孔疏多未精嗚呼書缺有閒矣尚有二十八篇之傳於舊又有古文數十篇辭雖平淺理無駁雜即云後人纂集旁書以當古訓可法可戒實有關於治道何必斷斷辨難如議禮家同聚訟論樂家爭元聲哉朱子嘗折衷諸儒蔡九峯本爲集傳視注疏已精矣然馬廷鸞之會編余芑舒之讀蔡傳疑程直方之辨正程葆舒之訂誤陳師凱之旁通王天與之纂傳王充耘之管見匡救瑕疵即隨其後此足見窮經至難卷軸愈積而疑誤愈滋也余嘗思之窮經者使能用古人立教大義融會貫通不蹈俗學流弊則經雖殘闕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末具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修己治人各充其量豈有難知而難行者歟必謂生千載後能補完古人已缺之經即聖神無所用力如謂讀古人書能自體於視聽言動日用倫常即在庸愚皆可以自奮於好學力行知恥以盡其材

復其性而施之於事爲予家弟世南自撰尚書集解以課子弟
離經辨志簡而明知類通達近而遠說本朱蔡兼採注疏以後
諸儒所長俾讀書者如讀論孟大學中庸味如菽粟用如布帛
不可斯須去也余嘉其志是爲序參寶綸堂文集

息園交游

余先生蕭客別見研谿學案

沈先生廷芳別見餘山學案

楊先生椿別見震滄學案

杭先生世駿別爲堇浦學案

周先生春別見耕崖學案

汪先生師韓

汪師韓字韓門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

元年直起居注記注之有協修自先生始張文敏公照爲武英
殿總裁薦先生校勘經史八年充湖南學政降調旋被薦入上
書房復授編修未幾落職主蓮池書院講席三十九年將南歸
而卒年六十八先生少從望溪游得古文義法中年以後壹意
窮經尤邃於易其論雜卦曰雜卦傳乃孔子之易也所以稱傳
者以卦之序有可變而易之卦不可移夫上經三十卦而下經
三十四卦卦既不齊且數其陰陽之畫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
九十四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爻更不齊自先儒發明
反對之義上下經各十八卦合爲三十六其義至當上十八卦
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十八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
其畫又適相準今若以三十六卦之例例雜卦則上自咸恆以
前僅十七卦下自渙節以後乃十九卦卦既不敵其上陽爻四

十二陰爻六十其下陽爻六十六陰爻四十八更參差矣惟以六十四卦之義求之則上三十二卦下亦三十二卦卦相當也上陽爻七十八陰爻一百十四下陽爻百十四陰爻七十八又相準也周易以六十四卦因重之義示人而寓其整齊之數於三十六卦反對之中雜卦以三十六卦反對之義示人而寓其整齊之數於六十四卦因重之內此孔子之易所以與文王之易異而同者歟所著有觀象居易傳箋十二卷孝經約義一卷文選理學權輿八卷韓門綴學五卷續一卷談書錄一卷詩學纂問一卷上湖分類文編十卷補鈔二卷上湖紀歲詩編四卷續一卷孫文志疑十卷蘇詩選評箋釋六卷又有詩四家故訓四卷春秋三傳注解補正六卷語孟注疏辨異二卷坦橋脞說十二卷平于南雅一卷清暉小識一卷並佚（參史傳杭州府志觀象居易傳）

箋紀歲　上湖詩編

文選理學權輿序

總集自晉有之而無以選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訖梁百三十餘家之文爲文選至唐而盛行杜詩曰熟精文選理舊唐書列文選學於儒林傳李善之注獨傳據李匡義資暇錄則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並爲世傳鈔其定本則奉進於高宗顯慶三年逮元宗開元六年有李延祚者更集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五臣之注上之以非斥李注而實皆竊取李氏未定之本識者鄙之李注精博學者萃畢生之力尋繹無盡宋士子有云文選爛秀才半此蘇易簡雙字類要王若選腴等書所由作也余嘗取選注以類別爲八門末則綴以鄙說八門者一曰撰人唐常寶鼎撰文選著作人名其書不可得見顧其名字

爵里及著作之意選注已詳所未悉者史岑王康琚二人耳今考周四家秦一家漢後漢各十七家季漢吳各一家魏十五家晉四十六家宋十三家齊六家梁九家更有無名氏之詩二十三篇但於各人之下分隸所撰篇目取便檢觀二曰書目注所引書新舊唐書已多不載至馬氏經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經之三十六緯史之晉十八家每一雒誦時獲異聞其中四部之錄諸經傳訓且一百餘小學三十七緯候圖讖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三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三十二若所引詔表箋啟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卽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三曰舊注凡舊作注者二十四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詞十七設論符命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己有也若耤田西征則雖有舊注不取而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尙書左傳之序是也四曰訂誤李氏每以注訂行文使事之誤又因文以訂他書之誤或選自誤及別本誤者其類四十有七焉五曰補闕選內脫落之句刪節之文互異之本李氏補者有五焉六曰辨論史有不載之事文有率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端兩說而義可並取李氏一一辨其得失約四十有三條七曰未詳以李氏之浩博而所未詳者且百有十四至五臣補以臆度之詞適形其陋矣然若七發之大宅西征賦之三敗後人閒有補其闕者彙成一卷安知不有盡爲沿討者耶八曰評論後儒之論選及注者在唐已有李濟翁邱光庭宋以後若蘇子瞻洪景盧王伯厚楊升庵方密之顧寧人諸家多者踰百條或數十條少者一二條閒有

記憶未全者客遊無書且先提其要以俟他時補綴至余於讀選時或見注有徵引之未當闕遺之欲補未敢妄信思就正於有道謂之質疑現已得若干條後有所見更續增焉就此九者附舊注於書目附補闕於訂誤而分評論爲三質疑爲二共成十卷竊念昭明撰文選復撰古今詩苑英華而英華無傳與李氏同以選學教授者曹憲許淹公孫羅並作音義而皆不傳文選之傳未必不藉李注以傳也余愧不能如宋景文之手鈔三過故雖自少用功於此而以云熟且爛則迄於老而未能往在京師聞有何義門氏勘本借觀不獲未知與余所錄同異得失若何也余亦惟自惜其勞且志其媿而因以舉示後來如將窮選理通選學也其以是爲權輿可乎

韓門綴學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祇有五十先儒解者不一朱子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則合爲五十矣安溪李氏推明其義曰河圖積數五十五洛書積數四十五河圖贏五數之體也洛書虛五數之用也大衍酌河洛之數之中而兼體用之理之備其說精矣若諸儒所言則有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此乾鑿度及漢京房之說也謂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凡五十太極卽北辰居位不動而用四十九此漢馬融之說也謂卦名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用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九此漢荀爽之說也謂五十有五減六而用四十九其六以象六卦之數此魏董遇吳姚信之說也謂五十有五以五

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此漢鄭康成唐李
鼎祚之說也謂艮少陽數三坎中陽數五震長陽數七乾老陽
數九兌少陰數二離中陰數十巽長陰數八坤老陰數六總有
五十而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唐崔憬之說也謂太極生兩
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
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是爲五十太
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此宋咸之說而近儒汪琬
取之者也謂蓍法天地必以五行運於中大耦則五十小奇則
五也若舉大去小盈奇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盈而不
用此北魏關朗之說也謂木東金西火南水北土居中央四方
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止五數不須更待合五

行爲五十則大衍數也取四十九者用也此宋沈括之說也謂
一二三四五以生數自乘乘之爲五十有六而一無乘爲五十
五一三五七九以奇數自倍倍之爲五十而一無倍爲四十九
者此宋羅泌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紛紜委曲而詞或失之過又
有謂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
此漢王弼之說而齊顧歡與之相同者也謂天一居尊不動天
五退藏于密其用四十九者此宋劉牧之說也謂惟四十九乃
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非四十九則不可得此
宋郭忠孝之說也謂去其五以爲大衍之數非去也十其五則
五者在其中矣此宋王宗傳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約略含胡而
詞又失之不及竊思揲卦用蓍史記曰蓍百莖共一根（埤雅謂蓍千歲
三百莖此乃希有之物）五十者用其半也何以用其半易曰蓍之德圓而

神圓謂蓍數七七七四十九用止此耳故置其一其一本無用也其事淺而易見諸儒深求之而反致支離然則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各自爲數何必牽併以爲言又況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合之正得百莖之著數哉

文集

干祫解

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先儒之解或以上及高祖爲干或以大夫不得祫而祫爲干是皆以廟制大夫三適士二無高祖廟故也程子謂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得祭及高祖若以大夫士祭高祖爲干何以庶人祭及高祖反不謂之干乎且庶人祭及高祖可竟自致祭而大夫士顧嫌於僭必待有大功見察於君乃得非常之賜乎若謂祫非大夫所敢行彼其平時已祀四親矣雖三廟分祭而如庶人止有一寢者其與合食何別又豈庶人之合反隆於大夫士之分乎準情度理皆不可通竊嘗論之大夫不敢祖諸侯其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必俟五世斯爲高祖方其始封高曾祖考皆諸侯再世則高曾祖皆諸侯四世則高祖諸侯而大夫之三廟於三世始備始封既正太祖之位矣四世則始封爲高祖五世而昭穆之廟有高祖六世而昭廟之高祖乃祧已祧者更無合食之事惟在始封四世以內曾不得祀備四親於是乃有干祫祀者國之大事廟未備而欲祀諸侯之祖是以謂之大事大事不當作大功解也省如後世書奏不省之省謂請命而君許之不當謂有功見省也其名祫而其實則惟四世然則大夫士安

得有祫哉顧何以亦謂之祫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大夫之家未嘗有諸侯之廟則其祭宜若禘之設虛位而以太祖配至干祫時亦設高祖虛位於太祖之廟而太祖在昭穆之列太祖且在昭穆豈太祖以下可各居其廟乎是必升而合焉故擬於祫而亦謂之大事也其曰及者謂自高祖以下所不敢祭者皆得干焉然祇以高祖爲限非比諸侯之祫自諸侯太祖以下累世皆得合食也其兼士言者諸侯嫡子爲大夫其庶子固爲士者苟在五世以內其禮應同惟是干祫僅見大傳他無可證古史所傳絕無干祫之一事可知此屬變禮猶之魯賜重祭載在明堂位及祭統先儒多謂成康必無此賜其後鄭祀厲王三桓祭桓公皆云君賜皆非禮也大夫而僭諸侯是叔季事耳

而豈眞爲周公之制與孔子之言歟

唐宋毀廟論

唐高祖追謚四親曰宣簡公曰懿王曰太祖景皇帝曰世祖元皇帝太宗時增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高宗祧宏農中宗祧宣簡而元宗復之并謚曰獻祖又謚懿王曰懿祖立爲九廟代宗祧獻祖懿祖德宗祧元皇帝且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而正景皇帝之位此唐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二祖於別廟者也宋藝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及後仁宗祔廟存僖祖以備七室神宗治平四年祧僖祖廟室六年又復僖祖爲始祖而祧順祖哲宗祧翼祖徽宗祧宣祖至崇寧三年立九廟又復翼宣二祖高宗祧翼祖宣宗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之位此宋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四祖於別殿者也當唐貞元間

韓文公禘祫議欲以獻祖居第一室而懿祖遷於夾室此二句本朱子韓文考異曰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朱子歎其禮樂精深蓋諸儒所不及可爲萬世之通法宋熙甯王安石議奉僖祖尊爲始祖程子聞之謂安石所見高於世俗之儒後孝宗將升祔趙汝愚議祧僖宣二祖朱子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韓朱之議當時皆不行後人因惡安石并毀程朱以及韓子夫韓程朱三子豈不知唐獻宋僖不足以擬契稷哉夫亦以獻僖爲始祖則夾室乃獻僖之夾室也若無始祖則夾室乃太祖之夾室今以其尊於太祖者下就太祖之室固非理也以其尊於太祖因別立廟而廢其合食亦非情也唐宋既無可比契稷之祖則創以所追王之最尊者爲始祖假使周無后稷要不得以大王王季下就文武之祧亦必不別廟以奉太王王季使不得在祫享之列也後儒但見開創之君當爲太祖而不念別祀之非禮則是開創之君其身後正位爲太祖即不得與父祖會食此其居心亦不仁甚矣或曰唐許敬宗宋韓維皆謂今廟與古異同堂異室西方爲上遷主於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然此獨太祖始正位之世則然耳其後子孫遞遷於此則子孫又居太祖之上矣其可乎至韓子議尊獻祖而不及宏農者蓋自高宗已祧宏農宏農原不在武德追王之列是以玄宗九廟亦始獻祖而況已毀于亂哉馬貴與謂朱子膠柱鼓瑟竊以爲過矣近日作五禮通考者謂夏祖禹殷祖契周祖稷皆是始封于夏于商于邰之君以有國爲有功不專以德而已此欲以證唐獻宋僖之不足爲始祖也夫唐之爲唐乃因景帝在後周時追封唐國公

由是元帝及高祖皆襲唐公唐景帝之廟號太祖豈不正與古合乎或曰馬氏曰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不知此五廟三廟之主遷于何所余妄擬始封爵者廟雖立而虛其太祖之位若禮緯所謂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者或又如後世之別立祧廟以藏先代之主至太祖以後乃藏夾室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先祖然亦必早立廟於始祧之時不當俟之數傳之後所謂喪事卽遠有毀無立也惜乎經闕其文卽馬氏亦但能疑而莫能斷也

與友論講學書

足下以書院之師宜講明性命誠敬之學庶有當於古人講學之意竊謂此非可以空談也漢儒講授以傳經爲業故漢學雖或失之支雜而無有不通經者宋大儒探索微言推原於太極太虛致功於存誠主敬一一躬行而實踐之故其立身行己不必取譽於人立朝理民自然著有實效後世之講學者不然往往有書束高閣行無檢束而高自位置而無忌憚者昔孔門傳經之賢莫如子貢子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自後儒論之則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而文章不可得而聞小德不可出入而大德踰閑可也不亦悖乎僕於學徒惟語以立品行顧人恥笑而不強之以高遠難能之事時人多不講求書理所習本經外未嘗更讀他經塾師專以記誦舊文取便鈔襲爲傳授而一時英俊之聰明盡爲所窒塞心竊慨焉先其至易簡者教之讀四書教之讀經四書在逐句而體味之也經

在逐字而講明之也性命誠敬之學卽在其中矣詎敢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訓詁可以不明詞義可以不貫虛立宗旨以表異但與人爲學之講而於其身先忘乎德之修者哉足下又謂道學失眞宜立說著書以著道統則尤驚疑而不知所對夫道學之名何昉乎蓋起於宋之鄭丙陳賈林栗姚愈諸人設爲此名以詆毀朱子其時博士葉適嘗痛切言之矣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宋史創例宋史之無識也後人因之有稱道學先生者自謂儒林不能及之孔子曰志於道曰學以致其道學者學道也寔別有所謂道學乎聖賢之學未有不由躬行而能有心得者孔子與顏子論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自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自其所不爲者言之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孔門之教也孟子言性善必驗之於無欲害人無穿窬乍見孺子入井與夫嘑爾蹴爾之事曾有不求克己而空言復禮離人與朋友而空言忠信於事一無感觸而空言知性者耶每見士大夫晚年之弊無過兩端談道學者不讀書之狐假也談禪悟者無品行之冤脫也苟遇祿利之途不覺暴露其本衷不得不委折掩護以曲爲解于罕言利與命與仁而何世儒以命與仁與利同其噂噂而沓沓乎以云著書世儒之勦說雷同者何限初不似東漢之內學外學唐之文選學猶待用功也僕所親炙於當代之賢者若臨川李氏穆堂興縣孫氏懿齋桐城方氏望溪皆自讀書有得故所見或大戾於古人而亦實有高出於古人者其無勦說無雷同則同也有明以來多以漫罵陸王爲正學矣君子教人如醫之用藥必視其病之所在而

藥之昔陸子講君子喻於義章聞者至於泣下後世學者獨患於義利見不分曉紛紛以機變之巧爲師承以庸惡陋劣之習爲友輔而但角勝負於口耳則其爲詆諆與崇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哉又近人莫不宗尚安溪李氏安溪誠爲一代大儒顧後學不審其窮經之所致力者何在而但盜竊其言之與舊解異者人信之則並沒安溪之名而冒爲己之所獨得或不信之則明尊安溪以表其說有自來而莫之敢指學問之陋莫陋於此矣此僅足欺一時之空疎不學者而謂天下皆淺見寡聞之士乎嗟乎皋比絳帳孔孟無其事也良知慎獨程朱無此名也誠懼夫名存而實亡事具而道不在也況如僕者奔走衣食所口講而指畫不能離乎制舉業之學是晉摯虞所謂淺學之師暫學之師耳而靦焉講學云乎哉

附錄

孫頤谷曰上湖先生近代之劉貢父王厚齋也其所著文選理學權輿余求之積年始讀而錄其副觀自敍云復有所見更續增焉其書之未成可知志祖不揆檮昧補輯評論一卷復以潘稼堂何義門錢圓沙三家各有勘本而先生俱未之見因爲研覈參攷別撰文選攷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皆以補先生之質疑也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序

息園私淑

宋先生世犖

宋世犖字卣勛臨海人乾隆戊申舉人官陝西扶風縣知縣裁革苛斂以廉名教匪初定扶風民有持齋爲怨家所訐者大府飛檄至捕而鞫之皆良民釋勿顧罷歸肄求經訓熟於諧聲假

借之例著周禮故書疏證六卷儀禮古今文疏證二卷他著有碻山駢文四卷紅杏軒詩鈔十七卷又輯刊鄉郡文獻爲台州叢書參繆荃孫撰儒學傳稾　台州叢書

清儒學案卷六十八